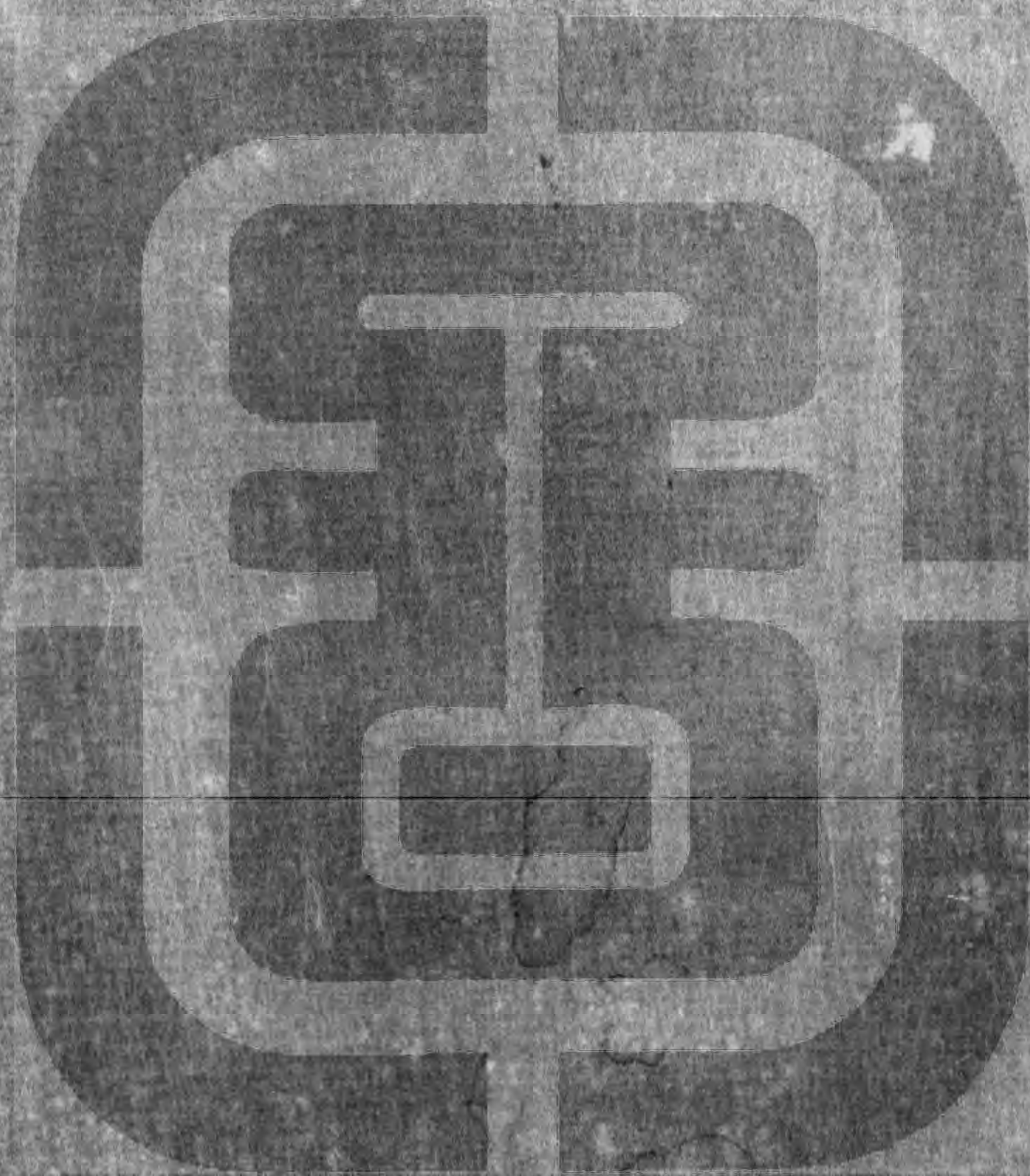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敘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

命不拘常禮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

患生

又襄公三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

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

為



又昭公二日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法也
又曰書曰聖作則逸書則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禮記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
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
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其胡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
不惑王不知不怨終
立其志成周之道致
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叡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
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

又曰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
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又子貢曰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已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社里之居
也鳴則教

令行教令則唯
聖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
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
長故以為五百載也符圖
也書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及天數握命人起河出圖聖受
思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
而思之以受歷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
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
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

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庠序之學以教誨
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曰舜生于諸馮選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
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
餘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

又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質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
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略悠遠山川幽
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
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
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

臯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竅信
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奈之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鷄居苦候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

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答曰丘非聖者三王聖者歟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答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蚩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園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踈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
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
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
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申子曰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
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顏
淵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
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
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
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
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玳珮婦女
捨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聞魯人之若
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
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
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于世

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懼其俱切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

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

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急謂無爲似遲而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急謂成功似遲而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觀者不識其鄰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所爲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任用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士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
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哲俗曰一名先俗曰一名通俗曰一名

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此人天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
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
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
而理盡自然者人之效學於聖而無知者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
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
乎日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所能非

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之為憐蒙也虐政虐世然後
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
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
子貢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

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少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

也有蔚文辨大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彩異於獮狝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胃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
聖人安得知天變動其又知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
萬物以濟於聖人之書言齊天也其少變乎
荀悅申鑒曰聖不至聖何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
地合而通之
表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
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
王衍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
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
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
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
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圖墓書曰青鳥尸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
曰往與陽虎正從此人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
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乃令相懸圍孔子數日不解弟
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
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
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
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太平御覽' and '卷第四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三

敘賢

周禮地官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

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

場中之苗繫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莅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周易坤卦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者而內自省也

也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筥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顏子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柳下惠魯上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不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精者為賢治身以練神

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

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

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
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
而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
特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宣子荀寅瑤宣智果曰不如

霄也智果荀氏之族也宣子曰霄也很很從人也對曰霄之

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善瑤之賢於人者

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鬚髮也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必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太史掌及智

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曰季使舍於冀野白季晉臣見冀缺耨其妻盥之相

敬如賓釋穀田也野饋音嘩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

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

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爲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

又曰楚昭王聘天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日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日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日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

反謂反信也君子在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務莊亦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

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及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莊王從之乃復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

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

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

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才

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容賢言其所以退欲靈公悅而敬之又有

大夫史鮒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

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螿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旣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

非義不受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
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
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
問何歎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
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
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
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之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
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
孤臣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
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叔妻於
有佻氏有佻氏喜使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
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

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懼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亡號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曰賈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為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間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賸之賸視也音貴期以一月六

月而反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

君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簡子案兵向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日君以舉賢為常二日官

以任賢為常三日士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

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遭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覆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後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

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

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

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

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

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

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日安見

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束帛

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上不中間而見女無

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中間謂
紹介也

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名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北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抱朴子曰栢文漢高鼓群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楫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並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
栢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躬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

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

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

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

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

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

鍾子荔蕘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
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

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勸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
 民之化上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下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非其常道
 故不可道○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珮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下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匡正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蹤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

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治亂以為定上下之儀也

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也
 揚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猶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
 見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二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胃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
 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前而思其要而後求其末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鋪道醇飲道宗國發人入新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
 瑩之以發其光之德詩中灑灑也昔世謂多之不固而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履深冰而不寒結
 木條而不折今公天下流傳之
 杜氏幽求曰蓋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弘廣多包
 豈非聖人所宅乎河漢以公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察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道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日至德二日敏德三日孝德至德中和

之德敏德仁義順時孝德尊祖愛親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儀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亦不吝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表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言德潤身之大者也
 左傳桓公曰戚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日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天賦之德以成其德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奸藏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夢用

又大禹謨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也臯陶布行其

德不洽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夫無遠不届文德以來之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族葵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德

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一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而

又先進曰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恥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宗

又白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謂在玉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積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

德雖居幽室聞處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以謙儉推讓為節人有

刈恭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夫乃起恭家井在門外

上有益鄰里牧牛兒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為預

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

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

事之愈謹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馬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

毗又疫其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家袞獨不出諸

父強之不可曰袞性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柩

哀臨十有餘旬暨病歎家人乃反而哀亦無患害宗黨歎
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
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為南郡內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
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
寶於此勸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

唯道用其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

周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如

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揚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傅子曰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

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參同契曰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

日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
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礫硤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
之鄉里搢紳下至黎庶莫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嘗事江夏黃
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資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
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爲豫章
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爲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
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母歸勿言方爲教之
後覽資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爲孝子
時令河內王渙政尚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
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鷂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鷂不
如鳳皇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損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字巨卿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勾章
任尚居素温富乘鮮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愠
容弘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
而尚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答弘謝曰
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駕以相催促
自是其宜愚聞兩虎俱鬪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
故不敢荅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
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觀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
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傳曰龐德公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特柯太
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
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躬潁川人自為兒童不為戲弄等類所歸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諍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返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斷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綰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又曰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其可得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常先諮之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

潘勗別傳曰勗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為己有賈客車乘與諸門人皆無異也勗嘗曰任嘏別傳曰嘏字照先樂安人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召貧賣魚會官發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會太祖創業與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也亢禦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
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爲丞相寬大好禮初吉有陰德
於孝宣帝微時帝卽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
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綬
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
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
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
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
千人後爲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
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
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

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老子
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杖以授比
干日子孫佩印綬如此筭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
爲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
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表
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
宗怒甚吏按之急追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
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
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
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

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為縣獄吏決獄平嘗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稻田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沉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郡州府

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侯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為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構陷無辜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三徙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夜惠王之後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為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

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澗之間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臬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會稽典錄曰郡弘為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即今之汗衫也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

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童各勞飲牛爭水共鬪香預為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贖酒肴勞問里中父老以此為常益部耆舊傳曰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臂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其日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忱得馬忱說其狀并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九平御覽 卷四百三
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道書生形兒及埋金之處
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
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
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
新都令假忱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且存由是顯名後漢書亦
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
食其田禾旣不可止遂爲斷芻多着牛家門中不令人知
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更
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晉書里中父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遷舒令及除出發之官道經
江夏遇寇賊興起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
錢追以與賊晉書不受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飢有餘米
糶之夫人恒掾斛糶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太顛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
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
傳乎後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太顛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
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
傳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周禮地官下日師氏掌以嫩詔王
而諭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則司王朝掌國中得

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心喪威容如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能博喻然後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

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勸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

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

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

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日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

不親

又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游于鄉校鄉人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為政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

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十二歲

矣曰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
爲師師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爲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帥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爲西伯嚳熊者爲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
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爲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
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
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
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門疑誼各持所見孟曰
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
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於是乃選長者
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
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
有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踈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置酒
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作優人

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
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危酒相對宜未嘗得至後堂
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服虔曰各為得宜也

又曰晁錯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之儒生姓

又曰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
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

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嘗為師教帝今成

又曰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語論章句獻之
後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聞顯宗大怒召
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
師資之情罪當萬死因賞之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

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受易究極聖旨條
列科義後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

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
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壁雍初成拜榮為子更

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外堂執經自為辯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

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
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

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

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爲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爲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請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請

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爲士大夫所慕李膺常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凡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爲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毗書曰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師

表爾其師之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裴景仁前秦記曰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廬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

又前燕錄曰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

真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又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

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

汝其師之

案世說或曰王趙鄧王參軍人倫師表爾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趙禮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

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

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

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

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

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焉非熊

非龍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齊戒三日田

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騶騏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尊師重傅則法度存師術有四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懈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又曰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遊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爲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學師伯昭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呂師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

六平御覽 卷四十四
咎犯隨會秦穆公師伯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沉
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此十
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駟爲文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賈刺從之日暮求留宿
明且太下床朝之日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爽字慈明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歎服之年
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微陳留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
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三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
賚玉帛聘望爲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
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

躬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
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
貺錢可以一飲讌於是共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
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揚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
如也○栢譚新論曰諺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躬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
皆年七十餘乃昇爲王霸師

論衡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已下敷暢壅閉審定文義而
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向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韋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日賓

禮賓客無不勤

周禮天官甸人曰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

又春官大宗伯職日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賓客朝聘者也

禮記曲禮上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

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肅進也

謂導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左傳襄四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臧訖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及享
 具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輸
 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納王於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為客為賓客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為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待史主
 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
 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列士以
 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
 君親已
 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
 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
 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分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差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顧

進

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

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後往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閒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悉矣汗明慨然曰臣請為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

又曰蘇建嘗說責人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

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

大將軍

軍衛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成都侯土商子邑爲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中廢賓客益少當時死

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尙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賓客

表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不接賓客獨坐一室唯徐孺子來爲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爲尙書令送之者

亦不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張璠漢記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表紹居雒陽西北阪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旣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言備性好昵時適有旄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昵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昵而答出此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糜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等爲賓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賓合罇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奕或有樗蒲投壺於是甘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日不倦

王隱晉書曰嵇喜爲太僕廐騶長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拔爲驃騎諮議及卽位轉黃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參軍事使向青州募人長吏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略曰周獲梁俘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等至

長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卿介意皆厚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恠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醕

子曜切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醕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後車誠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可不行乎君曰善舉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亡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斷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

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客
三輔決錄曰潁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
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勅旣過家具設賓饌及
旣至妻笑曰君甚敦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旣曰
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旣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
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
色願得上廚

又曰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常請客母盛
爲供具從窓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己此
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母觀之喜曰
吾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無少長必有供膳
陸績別傳曰孫策在吳張紘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
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
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尚用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駁雜劉大夫在壁後
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似劉荅曰亡兄未
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

相溫字元子也

謝公省病

謝安字安石也

從東門

入栢遙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
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攝齊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
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入臥齋謝而燒日書門中不入更與吳飲此客
將下日雨大風烈淋瀝示下如雷吳嘗與謝東門
育暇出齊客臨酒自對西
蘇之具則其高構及田園園匪容許則隱答曰一且夫
州流曰慰慰樂只海流精公所言不難難陸大夫奔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
叙交友
交友上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

叙交友

叙交友

交友上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驕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出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
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朋來無咎

毛詩曰伐木讌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又曰嗟爾朋友無恒安處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

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謗也

又曰隨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不存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任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

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僻友便佞友善柔損矣便僻巧譬喻也善柔誇毗也便佞辯以爲佞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衛靈公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言以告之不從則止也又曰君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

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愧之丘亦愧之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大戴禮曰上親賢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

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好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好悅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兒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賓客又來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於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鄒子曰昔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天泣二字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

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
純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官事君其友皆誠
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
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解乃大霸
晉陽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
爲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要閒
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閒
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
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
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

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
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覽曰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劉欽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
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屠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
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
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

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疎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論曰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芻蕘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盛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搆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離騷曰交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

古歌辭曰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曰公平同類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差貧傷根葵不生差貧交不成

交友一

左傳曰吳公子劄聘于齊悅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又曰鄭子皮卒子產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

又曰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大公見三子知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為帥學之禮約為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

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又曰蘇秦之先達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妄求進故辱之

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又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武與壯士往奪

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閒累千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
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爲友及陽仕至益
州刺史貢禹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焉世稱王陽在
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
耳相與爲刎頸之父
又曰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
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竦俱爲京兆吏竦學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
尹李膺簡重勅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
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問
父祖嘗與僕有恩舊曰然吾先吾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
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
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侯憲憲

倒屣迎笑謂駟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
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
又曰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
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
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
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
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願而退叔升竟
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
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通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遠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顛與蕃膺善遂爲宦者所陷乃改
名姓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表紹
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平太
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又曰季爨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爨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
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干
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居貧親
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縣吏遣嵩爲式導騶式見而識
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勅縣代嵩

嵩以備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奔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見之屈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慝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於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塲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

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商子微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屆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返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裘言曰行矣元伯死

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式留止塚次修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爲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表山松後漢書曰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爲傭與祐賃舂遂爲交於杵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友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爲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至暝夜即徹具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荅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

又曰邳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慕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熹輒言病以此得免

又曰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

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開內侯各五百戶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尙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爲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略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

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爲龍謂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歆爲龍頭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給素與魏滕同邑相善

爲交滕嘗有罪吳王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遂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免滕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兒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通

又曰魯肅字子恭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儔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向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肅遂

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蒙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吳錄曰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帝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淹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蜀志曰馬謖音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殛繇典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裒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裒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爲人篤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

相親後儼痼疾癢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晉書曰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沉齊名友善

又曰相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相溫少有雄略願勿以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

又曰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曰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

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袁父泰友善撫養袁如己子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少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顛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齋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既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廡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資不見護軍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又曰魯公賈謐參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

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頽縱宏狂飲酒誕節與溫嶠庾亮阮放栢彞同志友善並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秀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儔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表甫者字公胄懋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遇翻見鴻漸之輕

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為鄉閭所齒晚節尅修遂有風流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表耀卿恢比荀奉倩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栢温友善在摠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魏邊將推喬劄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